



QIEGE
YISHU
KONGJIAN

切割 艺术空间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叶 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I 206.7

Y 383

切割艺术空间

叶 鹏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切割艺术空间

著 者: 叶 鹏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 解放军第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98,000

版 次: 1993年7月第1版

印 次: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5033-0413-8/I·466

定 价: 5.0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叶 鹏, 1954年生于安徽金寨县。1972年11月入伍, 历任战士、班长、副政治指导员、某野战军政治部宣传处干事。1977年12月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获文学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在南方》, 新著长篇报告文学《蔚蓝色的999》即将问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叶鹏 著

切割 艺术 空间



QIEGE YISHU
KONGJIAN

Qiege Yishu Kongjian

目 录

第一辑 穿国防绿的缪斯，请注意

新诗潮中的军旅诗	(3)
走向开阔深沉的军旅诗	(9)
“五官开放”与美的发现	(12)
——评周涛的诗	(16)
死亡·军人·感觉	
——晓桦军旅诗创作论	(20)
豪气·灵气·哲理	
——贺东久军旅诗论	(32)
爱，你是太阳	
——序贺东久爱情诗集《相思林》	(41)
有用的和美的	
——评李松涛的诗《白雪公主 与双喜牌火柴》	(46)
机智的忧思	
——评柳汛的诗集《阴谋与墙》	(51)
穿国防绿的缪斯，请注意	(58)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评《士兵与命运交响曲》

和《一百万》……………（64）

艺术感觉浸润着的中国军人……………（71）

在军人的人生轨迹中

——评《士兵的姓名》和《高山与大海》……………（76）

诗的背面是什么？……………（80）

协调好责任与感觉

——评陈知柏的诗集《九级浪》……………（85）

更好地切割艺术空间

——评《窑洞欣赏》……………（88）

与异域风情的对撞与交流

——评《吐鲁番梦幻》……………（90）

第二辑 梦幻的美与现实的歌

敏感区内的人生意识与军人性格

——刘亚洲创作论……………（95）

在题材超越中寻求艺术平衡

——乔良小说创作论……………（104）

深情地营造美的世界

——论苗长水的小说创作……………（110）

历史的纪实与悲剧的再现

——评黎汝清的《皖南事变》、

《湘江之战》、《碧血黄沙》……………（120）

在理想的终极目标面前

——也谈张承志的《金牧场》	(135)
军营文化的青春效应	
——评刘兆林的《绿色的青春期》	(140)
走向伟人的凡人	
——谈《山帅》毛泽东形象塑造	(151)
严歌苓和她的长篇小说《绿血》	(156)
梦幻的美和现实的歌	
——评李本深的《沙漠蜃楼》	(164)
寻找“盛着思想的花盆”	
——评杨景民的《渔鼓》、《云游》	(169)
生命极限与灵魂极限	
——评毕淑敏的《昆仑殇》	(179)
人生面对的挑战	
——评毕淑敏的《送你一条红地毯》	(183)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续集》	(186)
女兵的人生与艺术世界	
——评《军队女作家小说选》	(191)
寻找军人的情感家园	
——评《潇洒行军》	(194)
魅力就在让你想	
——评《风呜咽》	(198)
美好又不美好的微妙	
——评黄恩诚的巡线系列小说	(202)
主旋律与写实精神	(209)

第三辑 给世界留下一片美丽

给世界留下一片美丽

——评报告文学《沙坡头·世界奇迹》…………… (215)

对军队生存发展命运的思考

——评报告文学《大势》…………… (220)

覆盖历史 穿透历史

——评报告文学《百万大裁军》…………… (223)

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评报告文学《我在寻找那颗星》…………… (226)

心向祖国 雄风犹存

——评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 (229)

充满爱与美的青春年华

——评报告文学《一百个女兵梦》…………… (232)

爱与美

——谈杨景民的散文创作……………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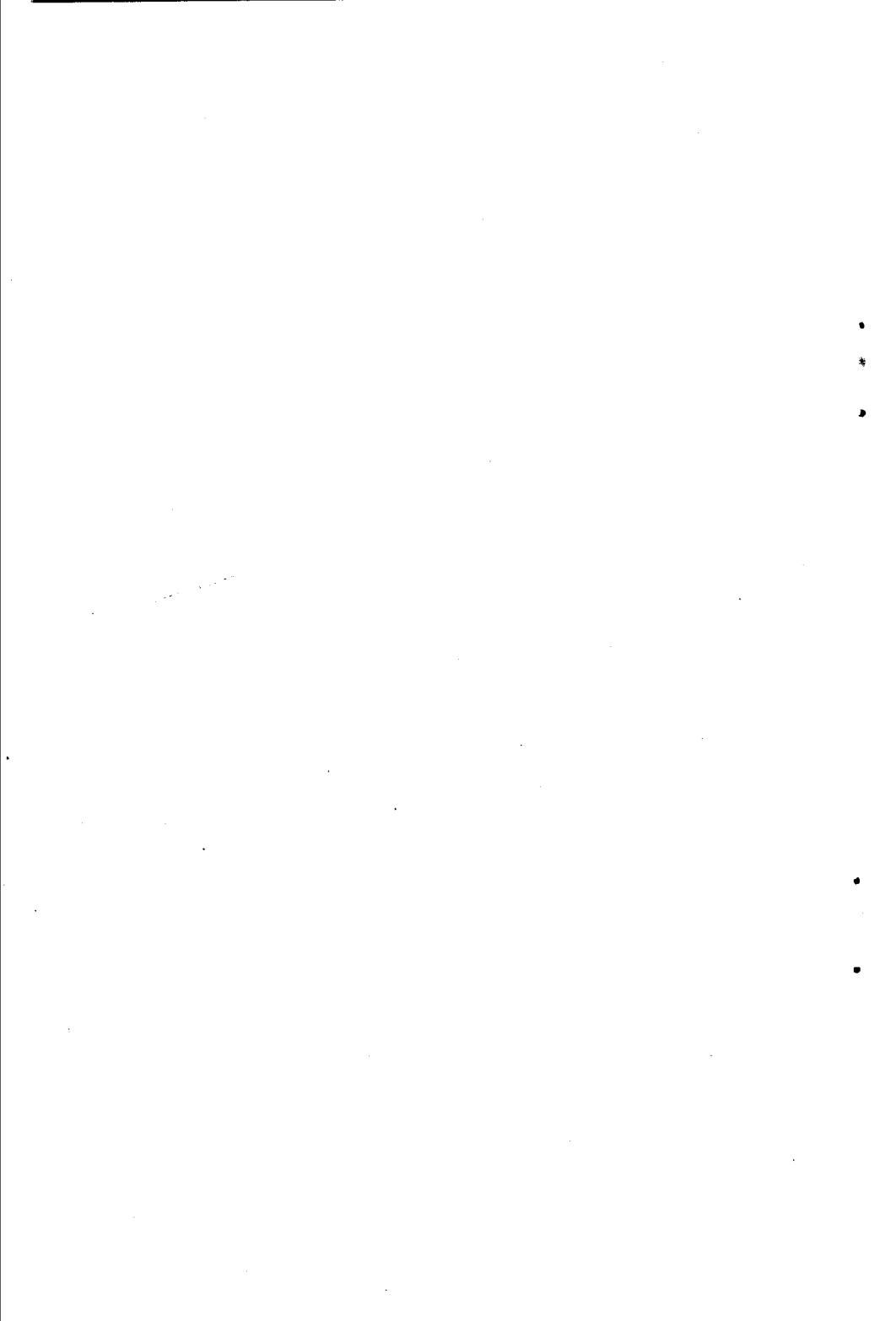
为人生的艺术批评

——评王必胜的评论集《缪斯情结》…………… (239)

后 记…………… (249)

第 一 辑

穿国防绿的缪斯，请注意



新诗潮中的军旅诗

一个戴着五角红星的精灵，在中国当代诗坛久久地徘徊游荡——你是说军旅诗？

军旅诗（乃至军事文学）是中国当代诗坛（乃至当代文学）中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现象。战争，非战争形态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长时期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特点。作为革命的团体，理所当然地产下了自己的儿子——军旅诗（乃至军事文学）。这支人民军队长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就使得军旅诗（军事文学）倔强而又艰难地挺立于中国当代诗坛（乃至当代文坛）的殿堂之中。对于世界文坛，迟早我们会说：这是我们的一份土特产——尤其是和平时期的军事文学，也许拥有某种专利。

因而，考察军旅诗的发展，我们便不能不把它放在当代文学的潮流中，放在对它影响极为重大的朦胧诗潮中。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战争——那场有限局部的战争给它涂上的炮火红光。这是影响新时期军旅诗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因素。

新诗潮对于军旅诗的冲击是带有根本性的。新诗潮以极大的艺术勇气，呼出了“我——不——相——信”的时代声音。它实质上是对极左路线和社会生活弊端的质疑、不满和否定。我们没

有理由不把它看作是那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文艺回音。新诗潮对受压抑灵魂的挖掘，复苏了被泯灭已久的诗的抒情本体的个性。新思潮用审慎的眼光打量我们这个世界，使得我们的生活露出了错综复杂的本相。

首先被动摇的当是军旅诗的创作思想。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军旅诗对于诗的创作，持有这样的美学观点：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们的诗人应当到生活中去发现美。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它只能标明提炼艺术美的一条途径，并且在其提倡中还多多少少地混淆了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区别。生活中的美是可以升华为艺术美的，但生活美绝不等同于艺术美。艺术美的来源也不仅仅是生活中美的一面。仅仅强调依靠生活美来创造艺术美，这就造成了军旅诗审美理想的单调和缺陷，就把军旅诗的职能人为地限制在歌颂生活美的框架中，也就丧失了创造艺术美的另外极大领域。

单纯强调从生活美中发现艺术美，这不是军旅诗的局限，而是那个时代文学的局限。那种单纯对于生活美的歌唱，切断了通往诗的抒情本体的道路。军旅诗不能揭露军人灵魂中的隐秘，又不愿简单贴上概念化的标签，它的处境已是非常艰难，只有一处安定的绿洲向它招手：那就是把军人的美好情感寄托于自然世界之中。军旅诗果然走了进去。它的艺术内容大量是对连队好人好事的歌唱，对军营风光的歌唱。它的艺术过程是对客体的美好想象、描摹和移情。它的艺术结果是经过升华了的美的境界。它的艺术格局是完整的，甚至具有相当的精美性，一度成为当时诗坛的美学造型之一。然在整个诗风走向上，却难以形成气象万千、天地浩荡的境地。给人以小片断、小格局、小境界、阴胜于阳的感觉。

罗丹在《艺术论》中说：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罗丹艺术论》26页）所谓“性格”，它不管美的还

是丑的，只要是“外部真实表现于内部真实”，就可以造成艺术的美。因而，性格的力量可以使丑也变成美。我以为，这种观点比较全面地解释了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关系，它指明了通往艺术美的另一片极大领域——丑。它和雨果那种作为和美相对照的丑不同，雨果笔下的敲钟人是外表丑而内心美，它是美的另一特殊表现形式。罗丹所指出的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丑，尤如陆文夫笔下的朱自治，在生活中，他是令人厌恶的寄生虫，而在艺术上，他又确实作为美的对象为人们审视。他所产生的美感效应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力量。作为抒情艺术的诗歌，自然不可过份强调“性格”。但性格的精华与力量就在于它真实地表现了人的灵魂、感情和思想。因而我们可以说，只要真挚地表达人类的情感，诗对于丑的歌唱，也可以产生艺术的美感效应。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便永远也不能正确解释波德莱尔这一文学现象，便永远也无法理解描写人类变态心理的现代派文学。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艺术家放弃对生活美的歌唱，而是要注重对生活的全面提炼，它或许是理解新时期文学复杂情感的美学钥匙。因为我们对丑的理解还很有限，对丑进行提炼，从而达到美的艺术效果，也还缺乏艺术实践，远远达不到波德莱尔的地步（可能我们不会走那么远）。我们对生活丑的认识仅仅局限于对生活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的挖掘上。或许时代就赋予我辈此等使命。仅这一点的深化和开通，便使军旅诗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军旅诗第一次撕开自己的绿军服，把胸大肌，把那颗心赤裸裸地暴露在生活的阳光之下。不被理解的孤独感，人生道路变迁的失落感，与世隔绝的寂寞感，忍受精神牺牲的痛苦感，对现实生活的渴求感，忠于职守的责任感，献身义务的道德感，军人硬汉的荣誉感，职业因袭的历史感，相向而生，相向而长，构成了一个个活生生复杂的当代军人精神世界。

很难说军旅诗已经涌动着雄浑的气象。但我们可以认为多元

的道路已经开拓，对客体移情的抒情模式已经扬弃，观察审美对象在心中的反应和波动，塑造心灵的真实已成为军旅诗新的走向。军旅诗一度在新诗潮中冷落沉默的态势已经扳正。特别是不少青年军旅诗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新诗潮的弱点——个人内心世界的苍白以及诗的阳刚底气之不足。他们有意地追求“志士情”、“壮士气”、“将军风”的崇高壮美，更为显示出对当代诗坛跃跃欲试的挑战劲头。

那场仍在继续进行的战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所有军旅诗人的眼光。战争的命运鸟，鼓动着双翼，把军人叼上了非凡的人生境地。以军人生命、军人情感的血和泪为内核，凝结成了艺术的结晶体——战争诗，它成为新诗潮中军旅诗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几年时间里，反映战争的诗歌专集《在燃烧的战场》、《镌刻在焦土上的诗行》、《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便相继问世，包含很大战争成分的诗集《爱·生·死》、《白鸽子·蓝星星》、《面影》也已问世和即将问世。还有大量的诗散见于报刊之中。可以这样说，描写战争的诗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新时期的军旅诗坛。

战争不仅为军旅诗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生活面和题材面，更重要的是给了军旅诗人的相当多的哲学命题的思考。如军人牺牲价值、死亡、勇敢、光荣、献身、和平等等。如果说及过去军旅诗的主题，似乎仅仅只有对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歌唱。对军人崇高情操的赞美以及对军营风光的描绘，自然很难提到主题的高度。因而，仅仅有生活面和题材面的丰富，还不足以把军旅诗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

战争给了军旅诗一次意外的机会，它使很多青年诗人相应收缩了自己的题材面，而努力表现和深化经过战火曝光后的主题。战争无形中拓宽了军旅诗的主题范畴，它使军旅诗人们在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同时，还思索着军人本身的人生使命与哲

学。这种拓大在某种意义也是一种升华，它把本来属于题材领域的处理上升到主题的系列开掘和连续穿刺。军人人生哲学命题，一经从题材领域升华，便极大地开阔了军旅诗人们的视野，刺激着他们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个性。晓桦、贺东久在死亡的岸边歌唱，对死亡这个特殊的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阳光普照，让残烈的光柱冲破那片阴暗的坟头，开出朵朵如自由鸟般奇特的灵魂之花。程步涛从最高层次探索军人存在的意义：军人牺牲本来就无价值可寻。

对单一主题的开掘与深化，不应是军旅诗的终极目标，因为它不完全符合现代文学的审美需求。现代文学要求在大的文学框架中，储存下多重的审美含义，以引起人们更多的艺术联想。军人首先不是作为军人，而是首先作为人，作为民族的一分子而存在于艺术的世界里。在军人意识之上，并与它紧紧贯通的是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和宇宙意识。用具体的题材表现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并使其具有多重审美含义，这将是军旅诗超越和升华的重要一步。

有些青年军旅诗人已经有意识地向多重主题进行超越。读乔良的《黄土带》，眼前涌现的不仅仅是一个穿军雨衣沉思的军人，而是一片又一片无尽涌动的黄土，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情绪的衍进，是数千年来民族灵魂的构成、厮杀和追逐。军人仅仅是诗人情绪的支点，用这个支点，他要撬起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的灵魂。这样的军旅诗，便出现了我们所期盼的雄浑和阔大。它既是属于民族的、历史的，同时也属于军人的。

周涛的组诗《神山》视点更为开阔深远。他站在万山之首的昆仑之巅，力图概括的是整个世界，他要概括的是世界上的至高——山的形成，世界上的至大——海的形成，以及由至高至大所引起的人的形成；他要概括的是人类对这至高至大的征服史。因而，他面临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将军人置于这样的